论著

文章编号:1000-5404(2012)24-2518-04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杨 莉[1,2],赵品良[1,2],史占彪[1] (100101 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 100049 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EMBU父母教养方式问卷、CD-RISC心理韧性量表对492名大学生团体施测。**结果** ①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4.14±1.25,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均得分依次为3.16±0.62和2.40±0.73。男生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2.62$, $P<0.01$);大一学生的积极情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F=2.77$, $P<0.05$);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t=3.70$, $P<0.01$)。②母亲温暖理解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父母亲温暖理解及其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积极情感,父亲惩罚严厉、母亲拒绝否认能显著预测消极情感(r^2依次为0.101、0.125、0.166)。**结论** 心理韧性在母亲温暖理解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之间、父亲温暖理解与积极情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母亲温暖理解和父母温暖理解交互项与积极情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心理韧性

[中图法分类号] G645.5;R395.9 [文献标志码] A

Relationships of parenting style,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Yang Li[1,2], Zhao Pinliang[1,2], Shi Zhanbiao[1] ([1]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in their relationship. **Methods** A total of 492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 and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Results** These students had a high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the life satisfaction average score of 4.14±1.25, and average score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3.16±0.62 and 2.40±0.73 respectively. The boy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in negative emotions than in the the girls ($t=2.62$, $P<0.01$). So did the freshman in positive emotions than those from other graders ($F=2.77$, $P<0.05$). Students from urban areas got significantly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from rural areas ($t=3.70$, $P<0.01$). The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from mothers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that from par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as a significantly predictor of positive emotion. Fathers' punishment and mothers' rejec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negative emotions ($r^2=0.101$, 0.125, 0.166). **Conclusion**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ilience tot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interactive items, and positive emotion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ilience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 Zhanbiao, E-mail: shizb@psych.ac.cn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从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变成了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心理学界对"幸福"做出的重要解释,被Diener等[1]认为是受测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SWB分为3个维度,分别是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等[2]提出了关于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模型网络,认为主观幸福感受到个体人格和所处环境的交互影响。环境和人格既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父母教养方式是个体在原生家庭中所经历的重要环境,指的是父母借由行为表达出来的对孩子的态度和情感的集合

[通信作者] 史占彪,E-mail:shizb@psych.ac.cn

体[3]。已有研究发现,父母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4],父母严厉惩罚、拒绝否定、过度干涉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5]。人格因素也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相关研究发现,心理韧性(resilience)这一与人格有关的因素的各分维度及总分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6],心理韧性养成也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较大影响[7]。本研究以我国大学生群体为对象,旨在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心理韧性是否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北京市和河北省的6所高校大学生[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燕山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为研究对象集体施测,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52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492份。其中,大一78名(15.9%),大二109名(22.2%),大三64名(13.0%),大四241名(49.0%);男生271名(55.1%),女生221名(44.9%);文科173名(35.2%),理工科319名(64.8%);228名(46.3%)来自农村,261名(53.0%)来自城市,3名(0.6%)生源地类别信息缺失。

1.2 研究工具

1.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Diener等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做了修订[8],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3个因子。生活满意度包含5个条目,1~7点Likert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7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各10个条目,1~5点Likert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相应的情感体验越强。本次测量中,3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依次为0.85、0.72、0.75。

1.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 采用Perris等编制的EMBU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做了修订[9]。该问卷共66题,为1~4级Likert计分,1为"从不",4为"总是"。问卷包括父亲教养方式的6个维度和母亲教养方式的5个维度。考虑到目前中国大学生群体多为独生子女,因此本研究不关注父母"偏爱被试"维度。为了考察父母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仅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相对应的3个因子,即温暖理解、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共31题。本次测量中,父亲教养方式3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依次为0.88、0.93、0.82,母亲教养方式3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依次为0.85、0.92、0.78。

1.2.3 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采用Connor等编制的CD-RISC心理韧性量表,我国学者根据我国人群的特点进行了修订[10],共25题,为0~4 5级Likert计分,0代表"从不",4代表"几乎总是"。在本研究中,问卷总体的Cronbach'α系数为0.91。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生活满意度得分4.14±1.25,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得分依次为3.16±0.62和2.40±0.73。男生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M_1=2.48$, $M_2=2.30$, $t=2.62$, $df=484$, $P<0.01$);大一学生的积极情感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学生($M_1=3.30$, $M_2=3.17$, $M_3=3.01$, $M_4=3.15$, $F=2.77$, $df_1=3$, $df_2=478$, $P<0.05$);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M_1=4.32$, $M_2=3.90$, $t=3.70$, $df=487$, $P<0.01$);未提及的维度之间不存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显著差异。

2.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个维度与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父母温暖理解和心理韧性之间显著正相关(r值为0.293~0.384);消极情感与父母惩罚严厉、拒绝否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值为0.371~0.387),与母亲温暖理解、心理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1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项目	总体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心理韧性
总体	—	4.13±1.25	3.16±0.62	2.40±0.73	—
父-温暖理解	2.85±0.50	0.293[b]	0.335[b]	−0.063	0.432[b]
父-惩罚严厉	1.48±0.62	−0.039	0.089	0.387[b]	−0.195[b]
父-拒绝否认	1.58±0.67	−0.056	0.052	0.384[b]	−0.192[b]
母-温暖理解	2.92±0.49	0.306[b]	0.337[b]	−0.106[a]	0.452[b]
母-惩罚严厉	1.48±0.62	−0.067	0.047	0.386[b]	−0.210[b]
母-拒绝否认	1.61±0.63	−0.083	0.026	0.371[b]	−0.211[b]
心理韧性	2.66±0.50	0.324[b]	0.384[b]	−0.125[b]	−

a: $P<0.05$, b: $P<0.01$(均为双侧检验)

2.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的回归分析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我们采用多层回归分析依次考察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各个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还将中心化后父母教养方式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以考察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将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的人口学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1层进行控制。

2.3.1 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①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在回归方程的第1层控制生源地的作用(强迫回归),将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显著的父母温暖理解维度及其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第2层进行逐步回归,发现回归方程显著($r^2=0.101$, $F=27.78$, $P<0.01$),母亲温暖理解维度进入回归方程,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beta=0.275$, $P<0.01$)。②以心理韧性为因变量,控制生源地的作用,以母亲温暖理解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母亲温暖理解维度影响显著($r^2=0.208$, $F=61.67$, $P=0.00$; $\beta=0.458$, $P<0.01$)。③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控制生源地的作用,以母亲温暖理解和心理韧性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心理韧性、母亲温暖

理解影响均显著($r^2=0.145, F=27.09, P=0.00; \beta_1=0.227, \beta_2=0.180, P<0.01$)。综上,在将心理韧性纳入回归方程之后,母亲情感温暖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但有所降低,心理韧性对母亲情感温暖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2.3.2 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积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同样的程序对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积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控制年级的影响后,回归分析发现:①父亲温暖理解、母亲温暖理解和父母温暖理解交互项对积极情感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r^2=0.125, F=17.76, P<0.01; \beta_1=0.169, \beta_2=0.209, \beta_3=0.094, P<0.05$);② 父亲温暖理解、母亲温暖理解和父母温暖理解交互项对心理韧性有正向预测作用($r^2=0.218, F=33.26, P<0.01; \beta_1=0.170, \beta_2=0.333, \beta_2=0.110, P<0.05$);③ 将心理韧性纳入到回归方程之后,父亲温暖理解对积极情感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依然显著($\beta_1=0.136, P<0.05$),母亲情感温暖和父母情感温暖交互项对积极情感的回归系数变为不显著($\beta_2=0.117, \beta_3=0.061, P>0.05$),心理韧性影响显著($\beta=0.268, P<0.01$)。由此可得,心理韧性对父亲情感温暖和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对母亲温暖理解、父母温暖理解交互项与积极情感之间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2.3.3 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同样的程序对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控制性别的影响后,回归分析发现, ① 父亲惩罚严厉、母亲拒绝否认对消极情感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r^2=0.166, F=30.83, P<0.01; \beta_1=0.276, \beta_2=0.162, P<0.05$);②父亲惩罚严厉对心理韧性没有显著预测作用($\beta_1=-0.070, P>0.05$),母亲拒绝否认对心理韧性有正向预测作用($r^2=0.046, F=7.59, P<0.01; \beta_2=0.155, P<0.05$);③ 将心理韧性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回归方程有效($r^2=0.178, F=24.95, P<0.01$),父亲惩罚严厉和母亲拒绝否认对消极情感回归系数依然显著($\beta_1=-0.295, \beta_2=0.162, P<0.05$),但心理韧性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beta_3=-0.046, P>0.05$)。Sobel 检验显示,Z 统计值未达显著水平,心理韧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消极情感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Z_1=-1.07, Z_2=1.07, P>0.05$)。

3 讨论

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性别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的结论相一致,Eagly 等研究发现,女性会比男性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来自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学生的生活满意度高,农村学生低,这可能是城市学生的物质条件、生活质量要优于农村学生,生活满意度分数要高于农村学生。这与以往研究认为家庭居住地为大中城市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群体[11]一致。在本研究中,大一学生积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大一学生刚迈入大学校门,他们对大学生活充满新鲜感,无论对学习还是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都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目前还没统一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温暖理解的父母教养方式能提升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而惩罚严厉、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则会增加消极情感体验,这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5]。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父母通过主动的或被动的、反应的或非反应的教养方式,有效影响子女行为、情感、人格及认知发展[12]。父母的理解关怀对子女的幸福感受有正面影响作用,而拒绝、放任、严惩等不良教养方式则起着负面的影响作用[13]。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与心理韧性有显著的正相关,而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则与心理韧性有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结果与研究[7]报道一致。父母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子女养成适应性高的行为方式和良好的精神品质。本研究中,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心理韧性都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心理韧性的所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且对主观幸福感均有较强的正向预测作用[14]。高心理弹性个体拥有丰富的心理资源,如生活满意感、乐观主义和宁静心境[15]。心理韧性对母亲温暖理解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对父亲温暖理解和积极情感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母亲情感温暖、父母情感温暖交互项和积极情感的关系起完全中介作用。当大学生体验到来自父母的更多的关爱、更少的控制时,他们会形成更高水平的心理韧性,拥有更高的抗挫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进而拥有较高主观幸福感。

由于条件有限,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1)调查对象来自于方便取样,对研究结果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的可靠性有一定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更广泛的样本中抽样。(2)本研究使用的是单一问卷法,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尤其是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知识通过大学生的追溯性回忆,得到的数据可能会受到大学生自身特质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直接调查父母,或是进行追踪性研究以更好地判断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New directi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The cutting edge[J]. Indian J Clin Psychol, 2000, 27(1): 21-33.

[2]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3] Darling N, 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

el[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3, 113(3): 487 - 496.
[4] 杨冠军.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9(1): 93 - 96.
[5] 张燕.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8, 25(9): 51 - 52.
[6] 蒋玉涵, 李义安. 高中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11): 1357 - 1360.
[7] 雷璇, 闫瑞红, 张澜.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复原力的相关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10, 31(6):679 - 680, 682.
[8]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3(2): 137 - 142.
[9] 岳冬梅.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7(增刊):212 - 214.
[10] 于肖楠, 张建新.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表(CD-RISC)在中国大陆的应用[C]//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779.
[11] 宗彩娥.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培养路径——以常州大学调查为例[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2] 李彦章, 许东民.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编制及试用[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01, 23(12): 1494 - 1495.
[13] 张志涛, 王敬群, 刘芬.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7): 1080 - 1083.
[14] 张运红.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2, 10(7): 134 - 135.
[15] Pietrzak R H, Johnson D C, Goldstein M B, *et 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tdeployment social support protect against 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Operations Enduring freedom and Iraqi freedom[J]. Depress Anxiety, 2009, 26(8): 745 - 751.

(**收稿**:2012-07-05;**修回**:2012-10-15)
(编辑 王小寒)

(上接 2510 页)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行组间 t 检验,计数资料则用 2×2 列联表的 χ^2 检验或确切概率法。

2 结果

患者术后均随访,采用门诊复诊、电话咨询、书信及家访等随访方式,随访时间 1 ~ 8 年。Plug 组有 1 例失访。PHS 组与 Plug 组手术时间分别为(70 ± 8)、(50 ± 5) min,住院时间分别为(3.5 ± 0.6)、(3.4 ± 0.8) d,2 组术后均无切口感染、补片排斥反应及复发,PHS 组异物感 1 例,腹膜前间隙血肿及慢性疼痛各 1 例,无腹股沟疝复发;Plug 组异物感 6 例,无血肿,慢性疼痛 1 例,1 例继发腹股沟斜疝。2 组手术时间及异物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各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法国 Fruchaud 医师首次提出耻骨肌孔的重要解剖概念[2]。耻骨肌孔上区有精索经过的内环和直疝三角,下区有股血管穿过的股环。股疝是指经股环、股管并向卵圆窝突出的疝,其疝内容物向下突破遮蔽股环上方的已经薄弱的腹横筋膜及其他填充组织进入股管而形成。所以修补腹横筋膜通道符合现代疝外科耻骨肌孔修补的理念[3]。与腹股沟疝一样,股疝无张力修补的方式已逐渐成为股疝修补的常用术式。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推荐网塞充填式无张力修补,使用网塞从外口进入堵塞股管、股环,虽然可以有效预防股疝复发,但没有对整个耻骨肌孔进行修补,可能会导致继发腹股沟疝[2];网塞亦可能导致异物感增加。本研究发现网塞置入组患者异物感增加,但我们网塞异物感均是早期病例,后期并没有出现异物感病例。可能与早期技术不熟练,网塞放置不当有关。网塞放置不当亦可能导致股静脉受压,引起股静脉回流受阻[4]。PHS 对耻骨肌孔进行修补和加强,可有效防止再发疝的发生[5]。在进行股疝 PHS 修补时,大多数外科医师切开了腹横筋膜,破坏了腹股沟区的重要结构,既不符合现代疝外科微创理念,同时因腹横筋膜破坏有导致疝复发可能。腹横筋膜的重要性在既往的传统手术中已成为共识,shouldice 手术就是把腹横筋膜重叠缝合,复发率也下降至 1% ~ 2%,这足以说明腹横筋膜的重要性。在无张力修补术的广泛应用之后,腹横筋膜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但无张力修补术仍存在一定的复发率[6]。可见在应用无张力修补术中维护腹横筋膜的完整性或加强腹横筋膜的修补仍有必要性。笔者发现许多外科医师在股疝无张力修补时,将直疝三角区腹横筋膜完全切开,且不做缝合修复,这种不重视腹横筋膜单纯依赖补片的做法应该得到纠正。本研究通过内环置入 PHS,不破坏腹横筋膜的完整性,维护了腹横筋膜的张力,符合微创理念,且最大程度避免了疝复发。我们 PHS 修补手术时间较网塞修补手术时间要长,但并未增加患者住院日及住院费用。

总之,我们应用 PHS 经内环置入行股疝无张力修补术,不破坏腹横筋膜,使腹股沟区腹横筋膜保持完整,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远期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总结。

参考文献:

[1] 黄建朋, 雷文章. 普理灵三维疝装置经股路修补股疝的临床价值[J].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 电子版, 2009, 3(3): 282 - 284.
[2] 万燕青, 朱玉兵, 黄欢, 等. 腹膜前间隙网片修补治疗嵌顿性股疝 24 例临床分析[J].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 电子版, 2010, 4(3): 257 - 260.
[3] 刘克忠. 善愈腹膜前双层补片在股疝修补术中的应用[J].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 电子版, 2009, 3(4): 427 - 429.
[4] 金崇田, 林成平. 改良 Kugel 补片在股疝无张力修补术中的应用[J].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11, 9(6): 689 - 690.
[5] 余晓峰. 改良 Kugel 无张力修补术治疗老年腹股沟疝 65 例[J]. 江苏医药, 2011, 37(17): 2083 - 2084.
[6] 唐健雄. 我国疝外科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J]. 上海医学, 2011, 34(11): 848 - 850.

(**收稿**:2012-09-18;**修回**:2012-11-22)
(编辑 龙 亮)